

中国文章历来有托物言志的传统。《诗经》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兴”即借物引起所咏之词，春秋以降，这条文学的河流奔涌不息。《楚辞》之中，香草美人信手拈来，秋兰、芷兰、杜衡、蕙、杜若、荷、申椒、菌桂、薜荔、葛、辛夷，山川草木，尽可寓志，亦可比兴。有人说，《诗经》与《楚辞》，简直是植物文艺美学的集大成者，时至今日，我们也是从中受到植物与文学的双重滋养。

王国维先生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文学的笔下，自然、环境、景物、声色，都是作家内心的投射；外物与内心相互映照，相互影响，诉诸文字，物与心是为一体，无可分离。

2000多年前，孔子就有教导，“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草木鸟兽虫鱼，自与文艺密不可分。一方面，认识草木鸟兽虫鱼的过程，是审美的过程，是走入自然，体悟周遭世界，接通外物与内心交流通道的过程；另一方面，认识草木鸟兽虫鱼的过程，也是写作者学习的过程。写作者何妨让自己的知识面更庞杂一些，无用的知识愈多愈好，须知功夫在诗外，而这些知识最终仍然会回馈到写作上来，使作品更为丰赡厚重。

当下，与草木鸟兽虫鱼相关的文学创作方兴未艾。这固然与此类选题是文学的重要书写对象相关，亦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愈来愈重要不可分割。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万物有灵，众生平等。此外，人们又从与大自然的交流中，获得内心的宁静与欢喜。观察当下此类题材的创作与出版，粗略梳理，大约有以下几个方向：

一是博物学方向。《诗经》以后历代都有书籍整理记录其中所写到的名物，进行考证，给予注疏，描绘图片。譬如清徐鼎霖录的《毛诗名物图说》，文图并茂。日本冈元凤纂辑录、橘国雄绘的《毛诗品物图考》，也是图文并茂。

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7年），汉学兴盛，不少日本学者以学习中国文化为主业，细井徂就是其中之一，其编纂的《诗经名物图解》成为代表作，堪称约200年前《诗经》的最美绘本。国内很多出版社以此绘本为基础，出了不少花样翻新的图书，如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万物有灵：（诗经）里的草木鸟兽虫鱼》、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美了千年，却被淡忘：诗经名物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思无邪：诗经名物图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诗经手账：世间草木》等等，花样繁多。这一类著作对于草木鸟兽虫鱼，大多出于考证记录、传播知识的目的，兼有审美意味，也可算是科普小品文。另如明代鲍山著《野菜博录》、晋代嵇含著《南方草木状》等，都属于此类。

说到博物学，顺便可以提一下，在国外专业从事手绘的博物学家亦层出不穷，留下了大量极为精美的植物、动物图谱，如植物方面的有：奥托·威廉·汤姆手绘的《奥托手绘彩色植物图谱》、林奈的《植物种志》，及玛蒂尔达·沃尔特·非奇、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等诸多大师；昆虫方面的有：玛丽亚·西碧拉·梅里安、多诺万·威廉·休伊森、长谷川哲雄等。他们的手绘细致入微，比例精确，纤毫毕现，堪称杰出的科学作品与精美的艺术作品。相较来说，中国历代的博物学手绘，多为粗线条，不足为科学界所用。

红学家、民俗学家邓云乡在诸多著述当中，亦有一册《草木虫鱼》，写的都是关于草木虫鱼的知识，一文一物，篇幅短小。邓云乡说过一句话：“西方的生物学是纯物质的，理性的；中国传统的博物学是精神世界的，是诗性的。”这是对中西方博物学认知颇有见地的话。他所谈草木虫鱼，亦是借草木虫鱼来讲述中国传统文文化，富有浓烈的中国文化情愫。

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学博士、现任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潘富俊，既是植物学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人作为主体，存在着三种关系：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世界。“世界”这个词指万事万物，大体又可把它划分为社会与自然。文学写作更多偏重呈现研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人与自然这个关系的写作属于什么范畴？到了今天我认为这是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自然必须借由人的感知去体察。”生活于18、19两个世纪敏于科学和艺术的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如是说。

人对自然产生兴趣，产生审美，最后生发感情，最终对生态有所要求，对环境有自觉的保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会更加和谐自在。

现代化进程的狂飙让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关系都拧巴起来了，我们需要自我救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生命最初的源流，我们走近自然，自然给我们启示。作家有必要描摹观照自然之大美。

从前，电灯泡被人类广泛运用以前，那种隐秘又宁静的田园村落举目皆是：人类拓荒者的历史遗迹存于乡村建筑的墙上窗棂上瓦顶上，每个安详的早晨与傍晚，炊烟四起，太阳照耀着山岗时，树叶在风中轻轻摇晃，叽叽虫鸣平添人世间生机，雨幕落雪都是闲看的风光；太阳落下的暮归时分，耳畔传来人类深沉的低吟或者高歌，那是把时间拉长把空间无限打开的舒缓，那是梦一般的乡村圣歌。那时，有人生活着的乡村是真的灵魂家园，是人类站起劳作、坐下躺下便可依赖的精神原乡。

2014年夏天，我偶然间用手机拍摄到一只人见人嫌的绿头苍蝇，手机镜头下的它有一双红色复眼，有金属质感的亮蓝身段，透明的双翅，它停歇于一片雨后的美人蕉叶片上，太惊艳了。自此我开始关注昆虫世界。5年来，我用手机拍了几万张昆虫图片。起初我拍虫也不跑远处，周末我总是回到滇池岸边的家里，每天早晨我都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沿着一条入滇河道走到附近渔村里去，到村民的自留地边买刚从地里拔割来的蔬菜。那里成为我最早的拍虫营地。

草木禽鸟与文学

□周华诚

的专家，又一直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多年来，他着力在吟咏古典诗文的同时，开掘出植物相关写作方向，在看似无关的两个领域摸索潜行，编枝结草，搭建起一座沟通文学与自然科技的鹊桥，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赏析增开了一扇视窗。先后出版了诸多著述，在国内出版的就有《美人如诗，草木如织：诗经植物图鉴》《草木零落，美人迟暮：楚辞植物图鉴》《鸢飞草长，杂树生花：唐诗植物图鉴》以及《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等。这些著述着重以草木鸟兽虫鱼为书写对象，兼及文化与审美，本质上是博物学方向。沿袭此方向，而今仍有许多作者在继续写作，如《草木有本心：诗经植物札记》《台湾草木记》《江南草木记》《花花果果枝枝蔓蔓》《执子之手：（诗经）里的深情与植物》《南开花事》《彩虹尘埃——与那些蝴蝶相遇》《昆虫之美》《醉酒的植物学家：创造了世界名酒的植物》等等，都属此类。

日本园艺家柳宗民的《杂草记》关注那些生长在田间、路边、河畔，因太过寻常而被熟视无睹的小草。这本书也是博物学意义上的写作。英国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同样关注杂草，写了一本厚重的《杂草的故事》，被誉为“英国当代博物学典范之作”。

二是自然文学方向。中国虽有托物言志的传统，但往往作品体量小，缺乏体系，难以进入自然文学的范畴。如王安石的《梅花》、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这些散落的杰作，表面说物，实则言他，凝聚了作者对人生意义的哲学性思索，也脱离了自然文学的本义。自然文学的写作，不再局限于一事一物的歌咏，而是结合了社会学、环境学、生态学、生物学、物理学、哲学等学科背景，成为一种学者型写作。笔触所涉，已然更加庞杂与厚重。专业背景的融入，使自然文学所书写的对象呈现出复杂、丰盈的姿态，意义也已超出单纯的文学审美范畴，进入社会公共价值领域。

《听客溪的朝圣》是美国作家迪拉德在一年的时间里对弗吉尼亚州蓝山听客溪进行考察的成果。作家把这一过程称为“朝圣之旅”。一年中，作家观察和记录自然界的种种，发现天地运转的奥秘，并以诗化的语言呈现出来。与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经历类似，《听客溪的朝圣》最具特色的地方，是抛弃了高高在上的观察者角度，与自然融为一体，获得了独特的生命体验。作家的价值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道德经》中“以万物为刍狗”的“天地之道”。

我把梭罗的《野果》也归到自然文学的范畴，主要是因为他还有《瓦尔登湖》。《瓦尔登湖》所展示的社会学价值与哲学思考是丰富的。《野果》和《种子的信仰》则是梭罗到了晚年，对自然生命的深层自觉。他沉迷于自然，在多年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记录了数百种野果与200种植物的种子的生命历程。它们的花期、结果的具体时段和各种形态等生命艺术，以及当地各类昆虫、鸟兽（如各种鸟、黑熊、松鼠、牛羊等）与之的自然关系。我以为，这是梭罗的世界观。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所写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霍河雨林实际的一方寸之地，可能是美国最后留有自然寂静的地方之一。蒙大拿州在州宪法的开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静谧”的价值。而这本书的写作以及对于宁静的珍视与探索，使得如今美国生态议程中已纳入大自然的宁静。

近年来，自然主义文学大有在国内兴盛之势，引进出版了大量自然好书，如《看不见的森林》除《寂静

的春天》《植物学通信》《沙乡年鉴》等自然文学的代表作一版再版、版本众多之外，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广西师大出版社等都推出了博物、自然文学书系。

国内作者也在自然文学创作方面作出了努力，出版了不少值得关注的作品，如苇岸《大地上的事情》、付新华《故乡的微光：中国萤火虫指南》、涂沂《采绿》、陈冠学《访草》、舒飞廉《草木一村》、胡冬林《山林》等。总体来说，国内作者的自然文学写作与国外的写作，不论从专业厚重度、自然之美、自然伦理道德上的深度来说，都还有巨大空间。

学者程虹曾在《外国文学》刊文说，自然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含有风景、声景及心景的多维画面。既然有了这三景，就衍生了其审美的情趣，有了其审美价值。纵观自然文学，其主要特征有三：土地伦理；强调地域感；具有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自然文学的这些特征也在自然文学作家身上得以体现。首先他们是热爱自然之人，这不仅是为了赏心悦目，而是要有心灵的感应。这种感应基于“土地伦理”和“荒野认知”，从而形成了一种“生态良知”、一种自然文学作家所遵循的道德。因此，也有学者将自然文学作家的特征描述为“集自然学家、道德学家及语言风格学家为一身”。

三是生活美学方向。东方的自然文学写作常常导向另一个方向：生活。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很多文人都把对自然的感受与理解，内化为自己内心的生活，不仅身体力行在自然间行走观察，更以艺术的眼光去观察和丰富自己的现实生存空间。陶渊明、王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日本高村光太郎的《山之四季》记述了作者的山居生活，春夏秋冬的四季变换、人与自然的交织交融，都在纯真、质朴的文字里娓娓道来。高村光太郎是诗人、雕刻家，而有论者评价，其“一生的最高杰作，就是他自己的人生”。

另一位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曾去耶路撒冷朝圣，归途到俄罗斯去拜访托尔斯泰，在他家住了7天。回到日本之后，迁居到东京郊外，自称“美的百姓”，开始了晴耕雨读的隐居生活。《春时樱，秋时叶》这本书，也正是他对于这种生活的记录。

同样在乡野生活，并把自然引入日常，把日常带进写作的一个案例，是水上勉的《今天吃什么呢？去地里看看》。作家居住在轻井泽的山野，依照天时，向身边的土地寻找一餐一饭。水上勉的文字，并无故作高深的东西，所见所闻，无非是日常的生活，正如书名所示：今天吃什么呢？去问问土地就行了——然而正是这样的日常，隐藏着作者对于世界和人生的价值判断。

花草草花，也是值得特别珍重对待的。田中昭光说：“生四季之草，从花里得到生气，内心也更加充实，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他的《如在野》不仅是一本讲日常插花的书。每一幅插花图，都附有一篇精到的随笔，有时只有短短的二三百字，言简而意丰。

草木鸟兽虫鱼，是一个大的世界，同样的题材，如何写作，写到什么层次，写到什么境界，跟每一位作家的兴趣、目的、方向、修为密切相关，也跟作家的内心世界、精神追求、审美标准、现实要求密不可分。表面上看，都是在写草木鸟兽虫鱼，拨开这丛藜的小道探身而入，你会发现那里有许多条分叉的小径，各自通往一座森林，再往里走，各自都有一个完整的世界。

在野阅微，让自然与文学接驳

□半夏

人吃的菜，虫也爱吃。很快我便拍到近百种叫不上名字的虫子，心里生出一个芽胚样的东西，我可能会写一本有关虫子的书什么的。此前我读过美国声音生态学家戈登·汉普顿写的书《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汉普顿在那本书里向世界发出警告：大自然的寂静是一种消失最快的资源。他在国家公园的密林深处设定了一平方英寸大的原点，从那里出发，来测量人为的噪声比如天空掠过的飞机留下的声音污染。受他启发，我想，渔村这块南北长及东西长大约各100米的菜地够丰富了，菜地里的虫子我估计不少于200种，书名也可参考一下这本书，10000平方米正好是一公顷，书名可叫——一公顷菜地里的虫子。然而我很快发现渔村这块菜地即将荒芜，卖菜的农妇们说，再过几个月就吃不着这里的菜了，这地里马上要起高楼了。

离我最近的拍虫地没有了，而我已沉迷于虫界不能自拔，若继续拍虫，那当然，我只有走更远的路到山野里去找虫拍了。我的自然观察记录“在野阅微”系列开始持续地在我的自媒体上发布。

这个过程中我采访了中国当下著名的博物学家、北大哲学教授刘华杰，前后一年的采访写作及阅读一些博物学专著的经历，伴随着《看花是种世界观》（注：此书已第二次印刷）的出版，心里那点芽胚也有了雏形。每次进入野地都看见不知的草木不识的虫子，每次回来查资料或请教都感慨又认识新的物种。一个人一辈子结识一万人人打听了，但那一万人人仍只是一个物种，一个物种里一万人人只是一万个不同的个体，而每认识一种虫子我都别有心动，我又结识一个新朋友，那一万个外形和神情不同的物种，这是真的一万个朋友，惟有欢喜。我一直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写作，

20多年写了6部长篇后，身体已大大不济，我要停下来，我要像耕地一样把自己“撂荒”一下，我把自己业余的大量时间都浪费于荒野拍虫拍野花了。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说：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得乐趣，就不是浪费时间。我要写一本“与虫书”，而我的虫书绝不写成一本科学的专业论著，给读者正而八经地讲述知识、搞科普。我要拿我人类的两只单眼与虫虫们的复眼对视，我发现我可以与它们沟通。这本书并非仅仅是观察摘要，也不是虫虫的歌颂史赞美诗，我只是想跟我的读者说，我们要跟自然界里的这些小东西玩好一天，然后把人类的所谓理智释放一点点。

沉浸于小微的世界5年，2014至2018年，也是我的视界更开阔的5年。周末节假日我都走进山野，低头幽微处，我发现自己心宽气阔起来，我置身于野，在野阅微。“大块假我以文章”，天地日月山川、草木虫豸，天生有诗文采，都大方地借了我一点灵感。

时空的格局，我察觉了，我可以跳出框定看世界的。草叶之露洗涤过心和眼的我决定用无垢的言行记录下这种心灵的蛛丝马迹。

野草闲花，自在小虫成为我凝神对象，我盯着它们，仿佛是摇身一变成了它们，跟它们对起话来。我与一只表情生动的胡蜂对话，与一只正在吸食花蜜的弄蝶说，小东西，你是一个不可方物的美少女。带着我的一息脉脉温情，体贴入微，而这些小微的生命成了我的神。我有了针扎进肉的刺激，悟觉这是我反观人世间的并不浅薄但求深邃的思想。

我宁愿人生的行径之处不时有细碎野花般的美好徐徐而来，而不追求突如其来的巨大惊喜，这样我能欣然享受这一只小虫一朵小野花

带给我的那份小小的诚意和美好。看见叶尖上的飞虫，我仿佛就成为它，有着小小的心思：远方值得我为它起飞，中途会有补给和停歇。

为拍虫子和野草闲花，我的蹄子踏入真的荒野也终将没入时间的旷野。

在这之后，在我心里，有个遥不可及的榜样，他就是纳博科夫，先是作家，后来是世界级的鳞翅目研究专家。这个身份让他抵达了了不起的疆域。

这世界，原本山川极命草木，现代人感知自然的触觉既已失灵敏度，那就需要唤醒。

步前辈博物学家的后尘，我写我的在野阅微，我要把个人对自然界瓜葛不断的深情与引得我兴趣盎然的世界冶为一炉。

我需要这样，去天与地接在一起的地方，从灰色阴沉的色调里驰向天蓝白云草绿土红的辽阔和散光。去呼吸清新干净湿润的草木气息，自我清洁和过滤。

我行其野，茆芘其麦。我行其野，就是自己做自己的“牧羊人”，把身心灵当牛羊放牧在天与地之间。

如今，智能机器人正在很多行当里代替人类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人类将被闲置一边。话说，当下职场打拼一族无比羡慕有闲人，未来将颠倒过来，袖手不工作的闲人羡慕那少数还在工作的人，因为那时还工作着的人智能机器还替代不了。如是，人类将如何排遣正涌向我们的无穷无尽的虚无感？这个正在到来的时代，文学当然得在场。

评论家谢有顺说：一个作家，在一己之私以外，还要看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值得关注。旷野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密室里生活，他还在地面上行走，还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

本期话题：

多识草木鸟兽之名

西山梁并不险峻高峭，从城东望去，甚至有点低矮，有点像一把端正的椅子。山上的树，也都是退耕还林后栽植。树都不高，以山杏为主，但山上有许多鸟儿。山脚的鸟儿以麻雀、椋鸟为主，呼啦啦一群，应季而来，又应季而去。山上的鸟儿则有杜鹃、噪鹛、山雀等。

山雀聒噪，叽叽喳喳，小巧的身子跳跃在树枝上，一刻也不停歇。它们多和娇小的鸦鹊结群，叫声也相近。我仔细观察过它们，柏树密集的叶簇是它们的集体公寓，赶早上山，晃一下柏树，它们就惊慌蹦出，停在近旁的树枝上，歪着花脑袋不停叽喳，仿佛抱怨，仿佛责骂，但不一会儿，它们就忘了惊吓，小巧的身子又悬在纤枝上，叽叽喳喳闹个不停。看到这种活泼的鸟儿，我就会想起父亲。父亲爱鸟，尤其爱玉鸟。玉鸟和山雀体型相似，只是玉鸟的叫声很好听，银铃般的，一串连着一串，串串婉转，有一年，我从鸟市买来一只黄玉，叫声优美，听爱鸟的老人说，这是一只罕见的“十六转”，也就是它一口气能叫16种不同的声音，声声相扣，串串相连，父亲甚是珍爱。可是在父亲去世前的那个春节，父亲提着鸟笼去遛弯，不知啥时让野猫叼了去。父亲看着空空的笼子，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为了安慰父亲，正月十五没过，我就赶往兰州，给他一次买了6只不同颜色的玉鸟，挂满了乡下院子的屋檐，可是，不管新买的鸟儿如何卖力歌唱，父亲总觉得不及前一个。也就是那样一只玉鸟，好像成了一个宿命的征兆，那一年，父亲猝然离开了我们，我给他买的鸟儿，也成了他留给我们的一种会唱歌的伤痛。

噪鹛警觉，胆小，大多游窜于树丛里，听得见声音，但是难窥其形。这种成双成对的鸟儿，或橙色，或绿色，或满身斑点，体型要比山雀大很多。因其鸣叫声优美，爱鸟的人都叫它“土画眉”。这种鸟勤快，起早，假情的季节歌声嘹亮而圆润，有时，我撮嘴为噪，嘘叫几声，它们就全然不辨真假，遥相呼应，一时间，山坡成了赛歌场，疏林成了征婚所，人鸟互唤，此起彼伏，我也就忘了自己是人是鸟。因为山脚下有学校，我曾听到过一只噪鹛，每天清晨，站在树枝上，学着学生喊操“一二——一二——”“静静的山林里，听来让人莞尔。

杜鹃是一种苦情的鸟儿，平时不发声，一到4月末，它就开鸣叫。它的叫声急促，悠远，焦灼，一声接着一声，当地人叫它的叫声解读为“旋黄旋割，白雨白河”，这多是因了杜鹃叫时，麦子快要成熟，人们借鸟叫督促收割。记得我的舅爷给我说过，有一年他去兰州学习，忽然听到杜鹃鸣叫，他的心头就像着火了一样，眼前呈现的全是波浪翻滚的景象。于是，他断然放弃学习，放弃留在省城工作的机会，坐上了回家的班车。而杜鹃给我的感觉却截然不同于舅爷。那年母亲病时，正是麦子快要成熟，我在乡下陪侍母亲，故乡的田野上杜鹃整日昼夜在叫，分秒不停。它的叫声不仅让人心口发紧，更是让人心头滴血。我真怀疑，是那苦情的鸟儿叫走了我的母亲。所以，当我坐在西山梁上，听杜鹃在天地之间一声接一声啼叫，仿若是在听妈妈哭唤，我的心就一次次流泪，一次次滴血，在它的叫声中，我写下了《五月的谣曲》：五月的一座花园/花香做了檐板/回家的路上，心有不甘/月光里漂着，一只杜鹃/前半夜叫唤，肝肠寸断/后半夜叫唤，血泪熬干/……

山顶上的鸟儿并不多，尽管也有金翅雀、大山雀、噪鹛，但最让人入迷的却是噪鹛的叫声。噪鹛也属杜鹃的一种，但它的叫声好像在叫一个人的名字。当地百姓凭着它的叫声，给了它一个诗意的名字：李贵阳。无疑，这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无疑，这也是一个任人生发想象的名字。每次登上山顶上，沐着山风，放眼无尽的波峰浪谷云卷云舒，听着一声接一声的“李贵阳——李贵阳——”我真觉得这尘世上有一个人叫“李贵阳”，她不仅行走在在这空寂的山路上，也行走在每一个孤独者的内心。李贵阳，李贵阳，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李贵阳”是山鸟中最警觉的一种，常常隐身茂密的树冠，很难看到，但它的声音在这天地之间飘荡着，好像一柄悬锤，敲打着人心。

西山梁还有很多鸟儿，有许多我都叫不上名字，它们和山坡上应时盛开的山花一样，用自己独特的声音，歌唱着这个世界，它们都如我的故知，和我相守于寂寥的岁月中，相守于浓浓的情意里。我常常想，有一天，如果生命走到了尽头，我情愿在这满山的鸟声中慢慢闭上眼睛，让我交织了太多人世牵挂的心也化作一只鸟儿，不停地鸣叫在苍莽的山林间，那将是多么让人向往的事情啊！

人类曾经沾沾自喜于每一次对付自然的胜利，却一直回避漠视自然对我们的报复。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句话是——大自然里陶冶我们的情操。写春游秋游的作文时我总爱引上这句话。今天来看，这是一句真理啊，这句话应该持续地广而传播。“陶冶”这个词好理解，那是一种修为行径；情操，情为情感，操为操守，而只是操守还不够，还须上升到最高层次道德，这才足够准确。

去，去自然的野生环境里，与那些野性的生命共呼吸共命运。

对自然必须克己复礼——这样的微弱之音分贝太低太低。

《诗经》时代村妇都认知的世界我们把它轻轻地丢了。

“看大自然的花草树木如何在寂静中生长；看日月星辰如何在寂静中移动……我们需要寂静，以碰触灵魂。”这是特蕾莎修女说的。我欣然接受大自然的丰厚馈赠，《沙乡年鉴》的作者利奥波德说：抬头看大雁比看电视重要。

《人间食粮》里安德烈·纪德说：“我真想尝试各种生物的生活方式，尝试鱼类和植物的生存方式。在各种感官的快乐之中，我渴望的是触觉的快乐。”

英国18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曾哀叹：生活在这个“割裂与分离的时代”，一切都四分五裂，人们正在丧失“关联万物的理解力”。

万物皆奇迹！季节更替，草木荣枯，各有生命秩序，无论生与死，皆有尊严和传统。

我将在《与虫在野》这本书的书页上呈现荒野，告诉读者你需要接触自然野地，近距离地观花看虫，这样，方有触碰你灵魂的情感发生。只要是在野状态，我便快活得如一茎草木风中摇曳，与一只小虫阳光下飞翔或漫步晒翅。

西山梁上的谣曲

□苞苞